

海德堡笔记

张清华 著



深秋海德堡/日耳曼森林

雨雪中的纽伦堡/海岱山下读冯至

安详的欧罗巴/皑如山上雪

涅卡河上的疯狂歌手



海德堡笔记

张清华 著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德堡笔记/张清华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1. 11
(天下文丛)

ISBN 978-7-300-14818-2

I. ①海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海德堡-概况 IV. ①K951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2509 号

天下文丛

海德堡笔记

张清华 著

Haidebao Biji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	010-62511398 (质管部)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 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		
规 格	170 mm×210 mm 16 开本	版 次	2012 年 2 月第 1 版
印 张	15.25 插页 10	印 次	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185 000	定 价	3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目 录

深秋海德堡 / 1

哲人小路 / 9

乌鸦与喜鹊 / 14

日耳曼森林 / 19

雨雪中的纽伦堡 / 28

愤怒的牛 / 36

海岱山下读冯至 / 41

教堂的钟声 / 47

涅卡河上的疯狂歌手 / 54

德意志的暮年 / 60

特里尔印象 / 67

文明得 “不好意思” / 78

遥想辜鸿铭 / 81

关于狗的哲学 / 90

诗意之安居 / 94

冬日闲情 / 100

安详的欧罗巴 / 106

没有故乡的人 / 113

暮雨乡愁 / 118

乞讨的艺术 / 124

皑如山上雪 / 130

巧遇诗人 / 136

隐居的大学 / 141

雨夜思 / 146

梦巴黎 / 152

圣母院的烛光 / 160

与维纳斯对视 / 167

巴黎漫记 / 172

阅读蓬皮杜 / 180

咫尺天涯 / 187

飞向希腊 / 192

夕光中的雅典娜 / 197

你好，康斯坦丁 / 203

英雄的末路 / 212

从科林斯到那波里 / 219

爱琴海上 / 227

后记 / 237

再版后记 / 240

深秋海德堡

很难想象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比喻，来描述这座城市，用童话，美人，或者画境？看来都不准确。来之前，早已从友人和许多文章书籍中知道它，知道它是一座很有名的旅游城市，一本书中还说它是德国“最浪漫”的城市，这样的描述真是让人懵懂又神往的。照常理，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总是名不副实的，言过其实，或有名无实。百闻不如一见的总是少，眼见不如听说的倒常常居多。用文字或者镜头装饰出来还可以，若是真的到了那里，大约总不过尔尔。

可海德堡却似乎可以算得上是个例外。

它的美超乎了我的预料。友人说：你来得不是时候呢，要是夏天就好了。我不知道夏天会好成什么样子，可我看到这秋天，却是丰富和绚烂到了极点。夏天的照片我后来看到了，是很漂亮，生机勃勃，阳光下，草地上，绿荫里，鲜花丛中，摆满了啤酒，熙熙攘攘着如织的游客，还有野餐和休闲的本地人。我想那可能是他们最舒服的一个季节，但却未必是最漂亮的季节。在这个纬度偏高又潮湿多雨的国家，夏天的白昼格外长，气候也最宜人，所以他们迷恋明朗的夏天是很自然的，但真正漂亮的季节，在任何地方我相信都是秋天，而不是别的季节。

今年的秋天似乎特别长。友人说，好奇怪啊，往年这时候就是冬天的感觉了，可今年却不，还很温暖。我说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，因为我来了嘛——这当然是开玩笑。离开国内的时候，天气已经很有些寒气，到北京的一路上，满眼所见的是一片暮秋的寥落，树叶都已落得差不多了，田野除了稀疏而寒怆的麦苗，难见点生气。可这里却还是仲秋时节的景象，树木繁茂，绿草如茵，山上茂密的丛林呈现出由碧绿、浅黄、赭石到深红许多不同的颜色，交混一起，是一幅典型的油画的效果——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：中国画和西洋油画，那完全都是对自然的模仿的结果。亚里士多德说的对，艺术起源于模仿。

我从靠近郊区的住处，慢慢走向它。像去认识一位刚刚被介绍的朋友，怀了兴奋、悸动，些许的急切与惶恐——如说是一位美女不免会肉麻，但



黄昏时分的涅卡河，安详、静谧，有一种苍茫和神秘感

我也确实找不出更合适的比喻。她太绚烂了，简直千娇百媚，单是这衣饰打扮就让人乱了心神：她的明眸，是这条河，亮亮的河水，柔柔的碧波，闪着天空般的碧蓝。她的双颊，是这两座分立河水两旁的山峰，漂亮的红晕，润泽的气息。她的秀发，是这苍苍莽莽的秋天的丛林，茂密，散着葱茏的生机和温柔的气息……

还有服饰——她的色调，海德堡的色调是非常奇怪的。在所有的丰富的颜色之上，我发现还有一种能够覆盖一切的颜色，那就是一种有些神秘的靛蓝。无论是晴天，还是在阴雨中，在早晨的雾气中，还是黄昏的山岚中，这调子总是若隐若现。我相信这不是幻觉，我的照片可以为证，那种蓝是神话的颜色，苍老，静谧，充满了诗一般的深邃和音乐一般的遥远。当我最初拿到那照片的时候，我感到有些愕然，但紧接着我就认同了，就是那种苍茫的蓝色，如同夜的清辉一般，海德堡的神韵就是如此。难怪诗人冯至曾力主把这城市的名字翻译为“海岱山”，虽然离海是远了些，可是“海”字却实在是贴切。它确没有海滨城市的开阔明亮，但却有着海一样的深沉和忧郁，甚至略带了些苍茫的伤感。其实，若用“岱”字，兴许还不如干脆换成“黛”来得更有神韵，这的确是一座黛色的花园。远远望去，是一个安详而带了些许愁绪的美人，在对着河流发呆，或是出神地，企望着未知的远方。

主蓝调的其实还是山。多半的林木是松树，黑黢黢的，和其他植物混在一起，便“合成”出一种奇怪的“蓝调”。海德堡三面环山，但因为正北方的山脉离得远了，所以就只感觉南面和东面被山紧紧夹着，河水从中间流过，由东来，折向西北。当年不知是谁选了这么个地方来建城邑，真是有眼力，碧水东来，二山相对，静者益静，动者愈动，山水自成和谐天趣。



破损的古堡一隅

南面的国王山为主，建起了大学、城堡、教堂和民居，是相对的城里和中心，对岸的东北方向的圣灵山为附，错落着山野别墅，流曳着松涛和山岚，映现着郊野的苍茫和浪漫。两座山的半山腰以下，都错落地分布着各种风格的建筑，山腰以上则是黑苍苍的常绿的松林，夹杂了色彩斑斓的各种阔叶植物和灌木，这样的格局就形成了色彩丰富又以蓝色为主的调子。

海德堡的地理还有个特点，它的上游都是山地，是阿尔卑斯山脉西缘的施瓦本山，虽然不是很高，但也称得上是雄浑和苍茫，登高可望，其气势也算得上是磅礴浩瀚了，而从海德堡这里往西北方向，山地陡然消失，差不多是一马平川，只有海德堡的这两座山矗立着，如同门户一般，这使得它不免带上了一点关隘的气韵，似乎可以雄视下游平野，这就陡然地增加了这城市的分量，也使它的内涵变得丰富了，兼有了阴柔和阳刚之美。



深秋海德堡

其实一半的神韵又是来自那条河，那条源自施瓦本山脉的涅卡河。从地图上看，它的源头和多瑙河的源头之间似乎只有毫发之遥。它弯弯曲曲流过山野谷地，经过了图宾根、斯图加特和海德堡，在下游不远处的曼海姆注入了莱茵。河不算太宽，但水量却很充沛，河上还不时地往来着相当庞大的驳船，它们大概是很现代化的，但外观却还有着古朴的样子，悄无声息地穿过海德堡城区的老桥和船闸，向着远方驶去。我想它们也应该是这城市的一部分了，它们让这河流在平静中泛起了幻想的水波，延续着河上古老的童话，给城市带来了一份守望的思绪和中世纪的余韵。

这可以称得上是碧波了，我不知道它是否曾经有过被污染的历史，可是在今天，它穿越如此众多的城市，发达的工业区，却还如此清澈，真叫人不可思议。河的这边是宽阔的河床与河堤，河床上是开阔的绿地，散步和踢球者的乐园。河岸上长满了各种灌木和花草，时至深秋了也还生气盎然。河的对岸就不一样了，在老城以西的河段上，完全保留了原始的生态，



海德堡老桥上不知名的女神像

茂密的灌木林和枯黄的水草，我想，那应该是为河上的各种水禽准备的栖息地了，远远望去，充满了荒凉和神秘的气息。

一条河对一个城市来说有多重要，再怎么强调也是不过分的。当我走近它，这种强烈的感觉几乎难以抑制——兴奋的动感，澎湃的气息，山和城市都因此而活了起来。设想要是没有它，这城市也便没了风韵和活力，也没了幻想和故事。因为很显然，水是岁月的一个影子，是它给了城市和人两个无尽的远方，过去和未来，形象的历史感，使它有了感情和生命，懂得了忧伤和期盼……

天鹅！我看见了天鹅！它那叫人不可思议的雪白，在凉凉的河水上是如此耀眼，如云絮般的一群，在众多不知名的花花绿绿的水禽的簇拥下，优雅地、懒散地，甚至是有点儿颓废地漂浮在有些暗淡的河上。这样的景

色在我们那里似乎已经成了神话，人们偶尔会在遥远的海边湿地、开阔的湖面，甚至是在诗歌或者戏剧中，才会看到它们的影子，或者在动物园的巨大的网盖下看见被修剪了翅膀的它们，但却几乎不会在城市里看见野生状态下的它们——这几乎是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了，我真想问问它们：问君何能尔，竟至闹市生？

我数了一遍，又数了一遍，是十三只，怎么会是一个单数？我感到有些疑惑，记得什么书上似乎是说过，天鹅都是成双成对的，就一直固执地向前搜寻。终于，在一棵巨大的树干下，我看见了另一只佝偻着的身影——它的颜色十分奇怪，不是纯白色，而是有点灰黄色的调子，显然它是太老了，以至于老得连那衣衫、那喙的颜色，也显得很暗淡和陈旧。它卧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眼睛里闪着昏暗和苍凉的目光。

我几乎要发点儿诗性了，刚刚如水波般兴奋起伏的心潮，忽然变得有



河边展翅欲飞的天鹅

点儿发堵。马拉美笔下的天鹅闪现在我的眼前：

……这是昔日的天鹅，它在贫病中回忆着当年：

宏丽的气派，而今却无望再挣脱羁绊，

它用颀长的脖子，摇撼这白色的痛苦。

这痛苦不是出自它身困尘埃的烦恼，

而是来自它不忍放弃的长天……

我疑心那个 150 多岁的颓废的诗人是刚刚从这河岸经过，或者他便是化身为这老迈的天鹅了。我不知道昔日高贵的优雅和骄傲，飞翔的雄心，还有爱情的盛筵，而今对它来说是意味着什么，是满足、欣然、悲怆抑或感伤？

海德堡的眸子上有一丝泪光闪过，那是天鹅在它苍老的生命中的一闪念。天鹅让这城市安静下来，回想着过去的遥远的岁月。光线渐渐暗下来。

哲人小路

我不知道弗里德里希·荷尔德林为什么会选择居住在与海德堡老城隔河相对的山上，大概是因为他特别热爱自然的缘故吧。我想象这位诗哲当年散步在这山间小路上的情景，脚下是绿波滚滚的涅卡河，对岸是古老幽寂的教堂和书香缭绕的古堡学堂，圣灵山上草木繁茂，松涛起伏，教堂的钟声阵阵传来，施瓦本山的余脉一直延展到大地的尽头，更远的积雪浮云



荷尔德林（1770—1843）画像

的阿尔卑斯那一边。天低云暗，诗人独立在山腰，俯瞰着脚下的人世，写下了那么多赞美自然、叩问存在、追念故乡、思索生命的诗篇，一条小路也就那样出现在大地与云际之间。

我沿着这小路与尘世的连接处向山上走去。如今这哲人踩出的路径已经和尘世渐隔渐远了，各式各样家居小楼挤满了山脚，窄窄的路上还停满了住家的车辆。坡虽然很陡，但精巧的房舍还是令人费解地建在上面，更显出其幽静高雅、富贵堂皇，令来者不由得心生敬畏，可见非是寻常人家的去处。尘世的富贵大大逼退了诗哲脚步的印痕，使这条著名的小路更有了一种出世的情调。当年曾与荷尔德林同窗的另一个哲学大师是格奥尔格·弗里德里希·黑格尔，他和弗里德里希·荷尔德林相比，当然要更幸运些，因为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得到举世公认的成功者和名人了，而荷尔德林，却差不多还是一个寂然无声的隐者，一个落魄的疯子，在他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世人公正的对待。在海德堡老城的法拉第街上，还赫然保留着黑格尔的旧居，而荷尔德林却选择了荒僻的山野。我不知道那时他栖身何处？由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必然命运，还有他和一切其他的人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，他是最容易受到误解的人——甚至包括他自己的同类；他所得到的承认，永远是最晚的。

坡很陡，我望着那些高处的各色各样的构筑精巧的山中别墅，想，哲人的后代毕竟不失为哲人的后代，他们的房舍与优雅壮观的山势和林木茂密的风景竟是如此完美统一，不枉哲人所说的“诗意的栖居”。住在这里，自然会生出些哲思与玄想，正如中国古代的那些同样喜好登高望远的诗人墨客一样，居高境亦阔，风急响亦沉，便是再污浊些、再蠢笨些的人，也会生出些清明和睿智来。



圣灵山下哲人小路的起点

渐行渐高，房屋开始被抛弃在脚下，视野也随之开阔起来。实际上到此才真的有点“哲人之路”的感觉。当年孔子登尼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；杜甫望岳，说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，看来哲学和诗歌当与登高追远有必然的关系，一个尘埋于市井车马中的人，是很难有份哲学和诗的心境的。但与这尘世断然隔绝恐也不是常人所能够承受的，人是世间的凡胎俗物，只有挑战这一切的勇士才会有如此勇毅，秉天地之灵气，逞出世之情志，一醉方休，一绝了之，有时还要以重重的代价来换取这非凡人生与人格的铸成，像一生登高追远的李白最终免不了醉死于水中，而为哲人所景仰的荷尔德林，晚年真正回到故乡时也疯掉了。无所归依、潦倒流浪总是诗人注定的宿命，对他们来说，真正的故乡也许并不存在，所谓故乡不过是在诗歌里，在关于大地的玄想中。荷尔德林说，“故乡处于大地中央”，但诗歌与哲学却永远注定了是“在路上”。

落叶覆满了山坡和石路，山上的巨树在深秋中依然顽强地持守着绿意与生机，那是数百年才会长成的大树，一如文化与哲学的长成。它们应当是如今仅有的目睹过哲人身影的“在世者”了，哲人已隐，而它们还兀自矗立，将那巨大的枝杈伸向天空，把生命的落英洋洋洒洒地抛向泥土和大地，并冷眼傲视着今天的来者。在一个中国人的眼里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足已是令人绝望悲戚的宿命，但无论如何人，总是今天的来者，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，这毕竟是令人感慨和幸运的事情。我因此知道，远在东方的我们是一些感伤主义者，但也是一群乐观主义者，我们思想，但我们更生活，如果生活命令我们放弃思想，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去沉湎于更世俗的东西——智慧。中国人聪明地活着，并顺势把无用的思想转变成了生存的智谋，而只有西方的哲人才固执地坚持：他们全部的尊严，就在



小路尽头矗立的荷尔德林纪念碑，上面刻着其赞美海德堡的诗句